

## 七日談

(廣東篇)

「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，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。」當山河破碎的烽煙籠罩華夏，有一群人以筆為矛，以歌為刃，在殖民統治與戰亂夾縫中，築起中華民族不屈的精神防線。

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，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爆發。在硝煙瀰漫的主戰場之外，香港與澳門——這兩座因殖民歷史而身份特殊的城市，悄然成為另一片「戰場」，以筆鋒為刃、以歌聲為號，展開了一場關乎民族精神存亡的文化抗戰。這場「沒有硝煙的戰爭」，成為粵港抗戰史上獨樹一幟的精神豐碑。

全面抗戰爆發後，澳葡當局明令禁止公開使用「抗日」「抗敵」等詞彙，澳門同胞卻以智慧破局，在日偽滲透的夾縫中築起精神長城，成為華南抗戰的隱蔽後方。澳門學術界、音樂界、體育界、戲劇界於一九三七年聯合成立「四界救災會」，巧借「救災」「賑濟」之名迂迴發聲。《朝陽日報》與《大眾報》成為核心陣地：頭版報道賑災募捐，內版卻載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歌詞、日軍暴行實錄、轉載前線戰報，成為澳門民眾了解抗戰實況的「地下窗口」；並開闢文藝副刊《烽火台》，用散文小說傳遞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」的信念。一九三八年「七七事變」周年紀念日，兩報發起「全澳義賣運動」。茶樓點心印「毋忘七七」，魚檔懸「抗日鮮魚」，理髮店掛「剪髮一元，救國無悔」標語……百家商號齊心籌款九萬國幣，全數支援前線。當日偽勢力試圖在澳門開設親日報刊，澳門報人發起「潔淨新聞運動」，通過《大眾報》揭露漢奸媒體收受日資的醜聞，迫使三家報社停刊。一位編輯在社論中擲地有聲：「文字可焚，人心難滅！」

學堂更是抗戰火種的孵化器。課本扉頁刻印「讀書救國，勿忘國恥」，音樂課教唱《開路先鋒》《五月的鮮花》，文具店售賣印有「讀書救國」的鉛筆盒。澳門培正中學學生成

立「暴風劇社」，以暑期下鄉名義，冒死赴中山鄉村演出《鐵血忠魂》，用粵語話劇揭露漢奸行徑，演員隨身攜帶氰化鉀以防被捕。鏡湖醫院護士學校更是地下傳播中樞，教材夾頁秘密印刷《論持久戰》摘要；黨員柯麟開設戰時救護班，百餘名學員學成後分批潛入珠三角游擊區。一九四二年，日偽在澳門強推日語教育，望德中學校長反手開設「國語講習所」，免費教授中文；畢業生成立「修社」，傳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等金曲，用鄉音對抗日偽文化侵蝕。音樂家冼星海作品《黃河大合唱》經由「虹虹歌詠團」秘密傳唱。

一九四一年「皖南事變」後，大批文化人轉移至香港。茅盾、夏衍、鄒韜奮等數百名文化人經中共秘密交通線抵港。同年四月，《華商報》以商報名義註冊創刊，成為中共在港首個公開陣地。隨後，茅盾主編《筆談》，鄒韜奮主持《大眾生活》，丁聰創辦「新美術社」，各類報刊如雨後春筍，使香港一躍成為「中國新文化中心」。中共香港文委更突破日偽文化封鎖，成立專項小組，在九龍設立地下印刷廠，秘密翻印毛澤東《論持久戰》《新民主主義論》偽裝成《文史通義》等，經貨船遠銷東南亞，一年內輸送超二萬冊，將「中國抗戰之聲」傳向世界。一九四一年，香港淪陷後，印刷廠轉移至新界山洞，用驢車運送油墨紙張，堅持翻印進步書刊。鄒韜奮題寫報頭的《東江民報》，由茅盾題寫副刊「民聲」，丁聰繪製漫畫。這份誕生於游擊根據地的報紙，通過「賣菜阿婆」「漁家少年」組成傳遞網，覆蓋珠三角二十餘縣，成為淪陷區罕見的「真相之聲」。

文化作品成為跨越階層的動員利器。馬思聰在廣州轟炸中創作《武裝保衛華南》。黃友棣於粵北炮火中譜《杜鵑花》，歌聲從戰場傳至澳門街頭，成為「中國版《喀秋莎》」。香

港澳文化抗戰  
——以筆為槍的不屈戰場

梅 毅

港文藝界以戲劇為匕首，直刺民眾心靈——旅港劇人協會公演的《霧重慶》《希特勒的傑作》，連演十四場座無虛席，劇中一句「黑暗終將潰敗」，引觀眾含淚高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；藍白劇社在油麻地碼頭搭台，演至《重逢》高潮時疾呼「中國人不殺中國人」，觀眾當場報名參加戰地救護團。廣東籍木刻版畫家黃新波更是刻刀不離身，作品《射擊手》成為《新華南》創刊號封面，士兵持槍的剪影被稱作「抵抗的圖騰」；《他並沒有死去》中血肉模糊卻緊握步槍的戰士，成反戰海報經典。

作為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，《前進報》的生存堪稱傳奇。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後，文化人分批撤向東江游擊區，鄒韜奮、茅盾等人將游擊隊的油印小報《新百姓報》改組為《東江民報》，鄒韜奮題寫報頭，茅盾為副刊命名「民聲」，漫畫家丁聰、特偉繪製《鬼子現形記》，揭露日偽「共榮圈」騙局。一九四二年，《東江民報》更名《前進報》，成為淪陷區核心喉舌。報社隨東江縱隊輾轉深山，編輯背着鋼板油印機轉移於山林。每期報紙由交通

員偽裝成「祭祖紙錢」「嫁妝禮單」，經地下黨驛站接力傳遞，三日內送達廣州、香港地下組織。日偽懸賞千元捉拿「共黨筆匪」，卻屢遭民眾掩護。一次印刷點被搗毀，次日新報仍出現在茶樓飯館。一九四三年，日軍懸賞千大洋追剿《前進報》主編楊奇，報社三度被搗毀。次年揭露日軍強徵「慰安婦」的特稿，通過澳門商會渠道傳至國際媒體，引發美聯社轉載。日偽懸賞「一張報換一顆子彈」，報社七次被搗毀，卻堅持出版至抗戰勝利。據統計，該報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出版約一百期，最高發行量突破七千份，成為淪陷區發行量最大的地下報紙。

抗戰時期的港澳文化抗戰，是一部「無槍的戰士用精神作戰」的史詩。從《東江民報》的油墨到冼星海的音符，從課堂內的「勿忘國恥」到劇場的吶喊——這些看似柔性的文化力量，實為民族精神的鋼骨。它不顯炮火，卻直抵人心；不見硝煙，卻重塑山河。

今日澳門博物館泛黃的《朝陽日報》、香港文化博物館陳列的斑駁油印機，仍在無聲訴說：「當國土淪喪時，文化的堅守就是最後的國土。」這些以筆為槍的戰士未曾開過一槍，卻用生命證明——文字可焚，人心不滅；歌聲暫歇，精神永存。這正是「沒有硝煙的戰場」上，最堅韌的抵抗。

◀「萬眾一心 維護和平——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展覽」正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。

中新社



## 名山與名著

如是我見  
姚文冬

遊歷過名山無數，卻未踏遍「五嶽」，自詡博覽群書，竟沒讀全「四大名著」。

「五嶽」中，我只登過泰山、嵩山和恆山。

最先去嵩山，是奔着少林寺去的，所以對山沒留下什麼印象，還不如同名電影的那些呈現。我不知道，這是否等於我去過嵩山。這很像我粗讀過一遍《三國演義》，但回想起來，卻滿腦子同名電視連續劇的形象。

常年旅行，往返在京滬線，在泰山眼皮子底下來來往往，卻從沒想過登臨。竊以為，登泰山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樂趣。猶如我對《紅樓夢》的看法。但凡大眾熱捧的事物，我總是有意怠慢。所以我雖擁有幾個版本的《紅樓夢》，卻一直是書房擺設。人過中年，有次去曲阜，回程特意登泰山，還真得沒覺出比其他山嶽好在哪裏。最大的收穫，是多了一項談資。也是中年之後，我終於讀了一遍《紅樓

夢》，感覺亦如登臨泰山，以後當別人談論此書，自己不至於一頭霧水。

有一年去大同看雲岡石窟，順便去附近看懸空寺，不料「誤入」恆山——此前，我竟不知懸空寺所在的翠屏峰乃恆山主峰。人到山前，豈有不登之理？但遊客大多乘索道登頂，上去就後悔了——這點高度應該親自攀爬，然後知道，之所以少有人攀爬，乃「沿途無景」。原來之前的懸空寺，已是恆山極美之景，宛若一幅褪色的古畫，黏貼在峭壁上。仔細回味，懸空寺就如同恆山這本書的序，書沒讀出味道，序卻令人稱奇。

此外，尚未涉足的華山與衡山，便如我只看了幾個章回的《水滸傳》（某年曾從華山腳下經過）和從未開卷的《西遊記》。對這兩座山的了解，多依賴兒時的連環畫以及後來的影視劇。

如此旅行、讀書，乃遵從內心，隨性隨緣，絕無貶低名山與名著之意。無論登山與旅行，我內心自有所愛。比如去了黃山後，就在心裏打了滿分，篤信「黃山歸來不看嶽」絕非虛言。而親臨青城山後，更讓我日日想着何時重遊。這也像讀書，我更青睞落選「四大」的《聊齋志異》與《儒林外史》，這兩部書，我讀了已不止一遍。

藝象尼德蘭  
王 加

拉瓦喬靜物畫《水果籃》聞名於世的美術館在「時尚之都」米蘭可謂大隱隱於市。然而，其藏品還罕見地擁有全意大利最重要的弗拉芒繪畫收藏，其中皇冠上的寶石便是一批老揚·勃魯蓋爾（Jan Bruegel the Elder）的真跡。

生於布魯塞爾的老揚·勃魯蓋爾，如何在位於米蘭城中心的昂布羅休美術館內存有大量真跡呢？且將靜物花卉、寓言畫、花環畫、風景畫等所有「老揚」最擅長的類別悉數納入館藏，究其原因，必須要歸功於創建昂布羅休圖書館和美術館的費德里科·博羅梅奧（Federico Borromeo）主教。自一五九三年二人在羅馬相識，「老揚」就成為了博羅梅奧主教最偏愛的當代藝術家之一，不僅委託前者作畫，更在餘生中始終充當其藝術贊助者。主教尤愛他的風景畫和靜物畫，甚至在他的建議下，「老揚」開創了用花卉圍繞聖母子肖像的「花環畫」題材。當博羅梅奧搬到米蘭城時，「老揚」極有可能隨行並暫住數月；待後者回到安特衛普，主教的訂單仍「如影隨形」。昂布羅休美術館中共藏有二十九幅老揚·勃魯蓋爾的真跡，悉數由博羅梅奧本人委約完成，並在創辦美術館初始便以私人捐贈之形式成為了館藏繪畫

的重要基石，也讓如今意大利境內最豐富的尼德蘭繪畫收藏之一成為現實。

在昂布羅休美術館，老揚·勃魯蓋爾的作品一直都長期陳列在第七號展廳中。時隔一年重返，哪料想偶遇了驚喜。今年是老揚·勃魯蓋爾逝世四百周年，為紀念這位和博羅梅奧主教私交甚篤的弗拉芒繪畫巨匠，昂布羅休美術館特別將「老揚」的展廳進行了調整，打造成一個主題為「勃魯蓋爾，1625-2025」的小型紀念展，着實令最近專注於尼德蘭繪畫研究的我喜出望外。

說是專題展，但其實展出的都是本館藏品沒有外借展品。和以往常設展的區別在於，老揚·勃魯蓋爾的畫作都統一集中到展廳正對的兩面牆上，還將原本安置在房間正中央的休憩沙發移走，替換上了三台大型觸摸屏電腦，將館藏所有「老揚」的畫作高清圖全部收錄其中。由於他的作品多數呎幅較小，且有着「花卉勃魯蓋爾」和「絲絨勃魯蓋爾」綽號的他以畫中纖毫畢現的細節刻畫而著稱，因此觸摸屏內除展品信息外，還包含了作品局部高清放大的輔助功能，讓觀者可以在真跡前駐足賞罷後用高科技聚焦細節，實現原作和數碼的交替互動體驗。比如



《有珠寶、錢幣和貝殼的瓶花》中的蜻蜓與蝴蝶；微型畫《老鼠與玫瑰》中的碩鼠和毛毛蟲；以及繁複的《火的寓言》中所有因火鍛造而成的器具，均能通過觸摸屏局部放大。高科技手段對於觀展體驗的優化在此展中顯現無疑。

在邁進展廳正面的展牆之上，左右兩側用英意兩種語言分別印着博羅梅奧主教的一句話「勃魯蓋爾似乎想要手持畫筆，漫步於大自然的每一處造化之中」。昂布羅休美術館中每一幅老揚·勃魯蓋爾的真跡，都是贊助人與藝術家從商務合作發展為終身友誼佳話的無言證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館藏的所有「老揚」真跡都貫徹着博羅梅奧主教的自然主義觀點。他本人對風景畫的痴迷源自他的天主教樂觀主義信仰——大自然是接近上帝的一種途徑，因為造物主存在於他所創造的一切世間萬物當中。在草木凋零、冰天雪地的寒冬，生機勃勃的風景畫甚至可以作為大自然的「平替」、作為精神沉思的載體。博羅梅奧主教認為，對造物主所創造的物象描摹越精準，就越能接近上帝。由此可見，「花卉勃魯蓋爾」或許不自知地成為了主教靈魂接近上帝的「使者」。

儘管老揚·勃魯蓋爾在西方美術史上的名望仍舊遜於生父老彼得·勃魯蓋爾（Pieter Bruegel the Elder），他卻憑藉豐富多元的畫種、細緻入微的筆觸和以假亂真的質感實現了不遜於父輩的深遠影響力。如今「花卉勃魯蓋爾」已仙逝整四百年，但他筆下盛放的花卉、靈動的生物和伊甸園般的唯美大自然卻仍舊栩栩如生。

◀米蘭昂布羅休美術館內的老揚·勃魯蓋爾紀念展一隅。

作者供圖

## 在多倫多「飲茶」

客居人語  
姚 船

最近，一檔香港出品的飲食節目在多倫多上映，節目名稱直截了當叫《飲茶》。

三位主持人，穿梭香港和廣州有代表性酒樓，訪問多位名廚，探討大眾喜歡的經典點心，顯示其來龍去脈和創新花樣。枱面上熱氣騰騰、賣相誘人的點心，令人如聞其味，享其香。

飲茶，是粵式飲食文化之一，源於廣州，後流傳到香港以及世界各地。在香港，已然成為民眾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。有客自遠方來，請其飲茶或許是熱情款待第一步。

記得當年從汕頭第一次踏足香港，住在妹妹家裏。隔天一早，她招呼我們「去飲茶」。我以為仍是與潮汕地區一樣，早上空腹喝工夫茶，心想，不是在家煲水喝茶嗎，怎麼要外出？到了酒樓，才知「飲茶」也是吃「點心」，而且重點是後者。

到多倫多後，有老移民友人請飲茶，我已知是品嘗點心的聚會了。那時華人不多，大部分來自四邑等地，也帶着故土的傳統習俗，見面常說「得閒飲茶」。

幾間不大的中式酒樓，集中在唐人街。要飲茶，需開車或乘地鐵、巴士前往。雖如此，人們仍樂意，畢竟這是異國他鄉，能在充滿鄉音鄉情的環境中品味家鄉美食，無拘無束暢所欲言，已是一種難得的愉悅。

轉眼幾十年過去。隨着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，華人移民人數急劇增加，唐人街的餐廳酒樓已明顯滿足不了華人的需求，新的酒樓應運而生，走出唐人街，且越「走」越遠，包括毗鄰城市，規模也越來越大，裝潢愈見華麗，點心水準步步高，因為經營者和主廚多來自香港、廣州和順德等地，有豐富經驗和水平。

大多數酒樓的點心花式，是傳統加創新，除了懷舊的蝦餃、燒賣、叉燒包等以外，也多了不少時尚精緻品種，如法式鵝肝鮮蝦餃，魚子燒賣王，原隻鮑魚灌湯餃……還把豆苗等綠色蔬菜也加入點心中，讓人吃得美味又健康。

多倫多是多元文化城市，同是華人，卻來自內地不同省份以及港澳台和東南亞等地，其他族裔更是來自五大洲，習俗和傳統文化不同，但在飲食文化的催化下，互相尊重交流。粵式的飲茶，可說是其中的佼佼者，試過的人，無不嘖嘖稱讚，留下深刻印象。

兩個兒媳婦都是英裔。自從她倆到我們家，第一次在多倫多酒樓和我們一起Yum Cha（飲茶）以後，十分喜愛，說Dim Sum（點心）味美、品種多，又可自由選擇，既享受，又有趣。

有一次，大兒子小倆口從網上知道市中心一間知名酒店特聘華裔大廚，增設中餐部，其港式點心出品大受美食家和老饕讚揚，特地約我們一起去品嘗。果然不負眾望，大廳布置華麗、餐具優雅，點心小巧玲瓏，色香味俱全，令中西食客口頰留香。

有人讚嘆，如今多倫多大酒樓的點心可媲美香港。無可否認，多倫多酒樓多，點心水準不俗，既是食客之福，也是粵式飲食文化在海外傳播和發揚光大。在飲茶時間的酒樓，座無虛席。不同膚色面孔互相映照，粵語、普通話和英語等多種語言交相融合，歡聲笑語，匯成一支熱鬧溫馨的生活「交響曲」。

粵式飲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，早已走出地域，跨越國界，在世人面前閃爍亮麗的光彩。